

流浪猫的乡愁

□河南漯河 李季

春天里,杨家舅舅送来一只黑白相间的猫。刚来时,毛发乍起,眼神怯怯,到了秋天,毛色光鲜,眼神明亮,雍容华贵,已然长成了一只漂亮的花猫,我们叫它“杨贵妃”。

秋末,我开车回家接母亲,顺便带走了朝夕陪伴母亲的“杨贵妃”。当我抱着它往车里坐时,它的眼神里充满了惊恐,用力往外挣。母亲接过去,轻抚它的背,它才温顺下来。我工作的地方在离老家300公里之外,“杨贵妃”就此远离了故土。它在我们单位住了一个星期,一直心神不宁的样子,开关门的声音,能让它惊恐半天。大姐从相邻的另一个城市来接母亲的时候,把“杨贵妃”也带走了。春节的时候,大姐一家和我们都在三姐家过年,“杨贵妃”也来了。这是我在城市的乡下,一个宁静的小村庄。“杨贵妃”短短三个月的时间,随着母亲的脚步辗转了三个地方,

看向人的眼神充满戒备,每天蜷缩在屋角的一个小凳子上,不怎么动。它一定意识到这不是它的家,一直处于客居他处想安宁却难以安宁的状态中。

大姐家两个男孩,三姐家一个女孩,三个孩子每晚都想抱着猫咪睡觉,每晚临睡前都要争抢这只猫。“杨贵妃”每晚都要在六只小手不知轻重的争抢中惨叫不已,终于有一晚,挣脱六只魔掌,逃出院门,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我们都想着它是出去躲一夜,第二天就会回来,谁知它再也没有回来。我们的“杨贵妃”就此迷失在他乡。

在我的猜想中,它逃出三姐家后,去的不会是我的单位,也不会是大姐家,它只会奔向老家的方向。

它在枯草丛中醒来,黑白相间的毛发上满覆着白霜;它在一个小水沟旁停下脚步,伸出舌头舔水解渴;它在麦垄间狂奔,追逐着一只惊慌失措的老鼠;它蹲坐在空荡荡

的瓜棚里,茫然地看着无边的雨丝;它对着广袤的星光,一声又一声地叫着,希望能有人为它指出回家的路;它小心翼翼地绕过陌生的村庄,躲避不友好的恶狗;它猛然止住脚步,惊悚地弓起了身子,盯着面前一条吐着芯子的花蛇……在不停的奔跑中,它日渐苍老了,然而,它依然没有忘记家的方向,它带着乡愁,奔跑在回家的路上。

或许,它曾经回到老家,它对着紧锁的家门,看了又看。多年的奔波,多年的艰辛,回到家,面对的只是紧锁的房门,不管怎么叫也叫不开。它哭了,流浪中的种种委屈无处诉说,它双眼含泪,转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,继续去流浪,继续去过寄人篱下、沿途乞讨的生活。

这只猫丢在2001年,丢在故乡的300公里之外。十多年来,我们一直惦记着它,正如它一直惦记着那个早已没人的家。

笔记本上的时光

□广东佛山 芷默

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穿透窗户,倾洒在桌面上,温柔似水。昨夜翻开的笔记本里,一个个文字都睡饱了觉,打着惺忪的哈欠,从纸张里起身,与阳光相遇的一刹那,开始翩翩起舞。

字句扭动着灵活的身体,空气里浮动着桂花的甜香。阳光化作一缕缕琴弦,在空气里颤动,仿佛被一只无形的纤手轻轻地拨弄。在暖橘色的氛围里,一缕缕弦音像老屋门前环绕的流水,又像飞舞的浅黄色绸带,缭绕着蹁跹的文字。

时光屏息,枝梢停云。清风趴在窗户上,贴着玻璃努力地往里张望。偶尔听到一两声鸟鸣,似流星般划过纸张。

在惊讶里,我的瞳孔开始撑大,眼波的喜悦淙淙流淌。精神世界的白鸟从头顶上飞出,停留在书页的一条横线上,歪着脑袋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场面。

桌案左侧的笔记本堆成了两座小山,靠东北的那座浸在阴影里,靠西南的那座晒在阳光下。我总是在想,西南的那座小山,里面的文字受到阳光最早的照拂,想必会长得更茂盛葳蕤。眼下是冬天,它们正养精蓄锐,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克制,但也抵挡不住文字由内而外的生机。

春天一来,它们定会按捺不住,齐刷刷地抽枝发芽,吐蕾拆苞。待到秋高气爽时,便有红彤彤的硕果挂在枝头,在深蓝色的天幕下洋溢着诱人的芬芳。彼时,我会在树下置一个白瓷碗,立一个棕色木牌,上书大字:有自家培育的鲜果可采,无农药无催熟剂,只需拿草尖上的露水来换。

当路过的人们因为饥渴难耐,摘下一个山果,采摘一缕清香,我的瓷碗里也存下了越来越多的草露。如此,在俗世的旅途中,他们可继续神采奕奕地赶路,我亦可在

瓷碗里养一轮日月,育一颗慈心。

想到这里时,眼前的文字开始手拉着手围成圆圈旋转,仿佛在为一场盛大的祈祷。欢笑声变成一团,像一团烟火从圆圈中腾起,又在半空中绚烂成花。

至此,笔记本上的文字终于完成清晨的仪式,它们一身清爽,甩了甩头发上晶莹的汗水,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,肩搭着肩,手牵着手,回到纸张上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方才发生的一切,恍若一场前世的美梦。

此时,阳光已经移到了地板上,少了些许温柔,多了些许凌厉,仿佛光线里融入了现实的风霜与刀剑。纸张上笼罩着一片浅灰色的阴影。

我收回目光,轻轻合上笔记本,转身走向冰冷的屋外,开启新一天的旅程。我知道,那些文字,会在另一个我不知道的空间,继续它们的舞蹈。

口舌重

□高邮 姚正安

妈妈曾经对我说,我生下来没几天,祖父就开书为我算命,从生辰八字看,命运还可以,吃饭没问题。

妈妈对祖父所说的“命运还可以”不太满意,又请瞎先生算。瞎先生果然有一套,不仅算出了我命中的好处,而且指出了我命中的两个“命门”:水脚重、口舌重。

所谓水脚重,是指容易因水而伤身。我的老家是水乡,出门见水,小孩溺水而亡者时有发生。妈妈忙问:“水脚重,如何化解呢?”瞎先生说:“十岁前不吃黑鱼。”

回忆起来,我十岁前确实没有吃过黑鱼,家里也很少买黑鱼。

细细琢磨:水脚重与黑鱼有什么联系呢?就因为黑鱼生长在水里?妈妈不会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,只牢牢地看着我,不让我下河,不让我吃黑鱼。不吃黑鱼做到了,不靠水如何做到?光靠看哪里看得住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,我与水结下了感情,会游水,会在水上撑船,会在河里用多种工具捕鱼,我甚至在盛夏之夜,到屋后的河里洗澡纳凉,因水生出了种种快乐。

所谓口舌重,是指常遭人议论,被别人挂在嘴上。

捋捋过往,瞎先生还真说对了。几十年来,我经常被人议论,有几次议论,差点对我的人生造成不利影响。

1973年,我考高中的时候,就被议论了一次。那一年上高中与以往不同,不是单一的学校、大队推荐,而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。我考试的成绩还不错,完全上高中。但到学校推荐的时候,来活了。有一名教师,可能也是学校的领导成员,在会上,说我调皮,不同意我上高中。亏好,我的初中班主任据理力争,说:哪个小孩不调皮?因为那个老师也说不出我调皮的具体内容以及产生的后果,有惊无险,我还是上了高中。

高中毕业后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,自食其力,养活自己。我似乎注定会在农村干一辈子农活,对

干农活一点也不厌倦,与各种农活也很默契。农村里的农活我都干过,可以自豪地说,我所做的一点也不比大劳力差。我个子高,身体棒,劲也大,很多人都愿意与我一起干。夏秋季挑把红艳斗卖公粮,春天拾青草积肥,放过牛,踩过水车,看过牛棚。

只是爷爷奶奶舍不得,说:才十几岁的人,哪里吃过这个苦啊?百十斤的筐斗扛在肩膀上,扛伤了一辈子受罪。但爷爷是农村里的手艺人,哪有门路安排我出去工作呢?

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父母,我倒是非常感激父母,他们能让我上高中已经很了不起了,与我初中一起上学的同学,只有两人上了高中,其他人比我更早地扛起了农活。

有时幸福就这么突然降临。1976年底,村上学校的一位老师到县里培训,大队推荐我到学校代课。但在学校研究的时候,还是那位老师又议论了我一次,他提出我不能做教师,理由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。当然,这个议论也没有生效。了解农村教育的人都知道,上世纪七十年代,农村教师中小学初中文凭的太多了,高学历的不多,何况我还是以很好的成绩进入高中的。

后来了解到,这位老师之所以一再议论我,是因为他与我的父亲有点过节,到底是什么过节,我也没问过。

我工作了40年,前20年做老师,后20年在党委部门工作,没少被议论。因为一直处在别人的议论焦点上,生怕自己言行上出错而被议论,所以,时时小心,处处留意。回头想想,瞎先生在我处在襁褓中就提醒我“口舌重”,实在是具有远见的,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作用。

被议论,被监督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如果一味地被恭维,而自己不加鉴别,可能就成了温水里的青蛙。

妈妈当年轻描淡写地给我讲算命的故事,其用心极深。

我家门前两棵树

□南京 汤年华

我家门前有两棵树,一棵是银杏树,另一棵是香樟树。两棵树的树梢都超过了三楼的阳台,像亲密的朋友,手牵着手,肩并着肩。

银杏树是瘦子,香樟树是胖子。银杏树的主干仅凭一己之力直直地往天上钻。香樟树的主干长到二楼阳台的高度,就开始分叉,生出三四个支干。支干的形状,都像是美术学院学生画的,有的很规矩,有的很古怪。

深秋季节,折扇形的叶子,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会由绿变黄。几天后的一夜之间,飘落满地,凉风为落叶伴舞,就像一群黄蝴蝶互相道别,从此银杏树上赤裸裸的,直到漫长冬季结束。到了仲春时节,银杏树的新叶一点一点地往外冒,不

管多小,都是折扇形的,是打算为书画家提供画布吧!

一年四季,香樟树上都有叶子。叶子酷似鲫鱼肚。春天里,“鲫鱼”瘦一些。夏秋冬,“鲫鱼”肥肥的。天天从树下走过的人可能都没在意,香樟树的新叶子和老叶子,在谷雨之前完成了“换防”。

银杏树的果实是白果,核皮纯白如银,装在信封里用微波炉烤熟,剥掉壳,去了衣,就是绿玉一般的一颗仁,有一种特别的香味,富含营养,但一次也不能吃得太多。香樟树的叶子表面泛着油油的光泽,每时每刻都像刚敷了面膜一样。在冬季,多数树种叶子都脱落了,香樟树的叶子顽强地挂在枝头上,为我们带来生机和希望。

母校

□南京 徐冬云

1953年春,因父亲被任命为代销店经理,调动到南京市原下关区东炮台上班。为了方便父亲工作和全家人生活,我家搬至原下关区名士垭居住。

1956年秋,我7周岁多了,进入附近的煤炭港工人子弟小学读一年级。在校6年来,我得过不少三好学生和优秀队员的奖状,我非常喜欢我的学校。

我们学校的位置在原下关区西北江边的煤炭港南面。我清楚地记得学校大门面对马路,大门旁挂着“南京市煤炭港工人子弟小学”的长牌子,白底黑字,字体遒劲。两扇大门对开,右边的一扇大门上还有一扇小门,专供特殊情况使用。大门右边紧靠马路的围墙盖有一个传达室,一共两间,内间住着校工,外间是收发室。传达室的北面是饲养棚,养着两只山羊和七八只兔子,由中、高年级的学生轮流负责饲养并打扫卫生。

我们的校园环境十分优美。走进大门就有左右两条道路通往一排办公室平房,成轴对称图形。道路两旁长着半人高的冬青,还有高大的松树和白杨等树种。西面和北面各有一长排明亮的教室,教室和办公室走廊外三面围成一个中心大花园,中间长有一棵茂盛、巨大的宝塔松。花园的南面是大操场。大操场的东面是长长的爬杆区以及单双杠活动区。大操场的西北角有大型木滑梯、跷跷板、平衡木等活动器材。这是同学们最喜爱活动的地方,当然也最热闹,欢声笑语不断。大操场的南面就是校农场。

母校老校长向佩洪先生,在全校师生集体晨会上说:我们下关区的煤炭港是很有名的。早在1875年,因煤炭在此装卸,所以得名“煤炭港”。1908年,沪宁铁路建成通车后,这里就更繁忙了,成了下关火车站货场的中转站,可以水运

和铁路联运。1933年,在下关老江口的北端建成了南京铁路轮渡活动栈桥。通车以后,煤炭港的煤炭专用线成了我国北煤南运到南京的露天卸煤转运场。我高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说,这里还是南京保卫战失利后,国民党守军撤离的主要逃生地之一,侵华日军在这里屠杀了大量的中国军民。这里还有煤炭港中共南京铁路地下党小组旧址。

1968年,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,轮渡专用线废弃了,煤炭港货物水陆联运的通道作用已完成历史使命。再后来,为了打造南京外滩,建立下关滨江风光带,煤炭港周围几条街的居民和店铺已先后搬迁了,这里已陆续建成许多高楼。我的母校后来改名为下关区电大,再后来又改名为下关区天妃宫寄宿学校,现在也早已搬迁。

光阴荏苒,岁月如歌。美丽的母校永远留在我心中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6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